

校
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

□ 13
2221
10止

信
222/
10止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

五十一
五字

舊刊有忠孝第五十一人主第五十一
飭令第五十三心度第五十四制今第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校

忠孝

舊刊有第
五十一字

原注是篇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
虛談不可用惟當以發本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
遺孽讀者審之補陳深曰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
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僅讀者別見隻眼評
林曰悍辯強詞文勢如走盤之珠矣鳳卿案駁歷聖
警策世主此是老禪罵佛罵祖之手段恐其取名而忘
也實

字林臣下
有字
也今問
能明法
碎治官
職以載
其君者
也十八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刪之可此篇恐後人贗作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又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舜受禪為君則堯為之臣湯武為人臣舊刊脫而弑其主刑其尸武王至紂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而天下譽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荀子云懸赤旆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畜養也詳林云畜止也非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湯武大謬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

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湯武為口實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定君臣之位教之道也父子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非自謂也陳深曰此疑是對秦王之書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是即堯舜湯武之道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天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簡公之見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指子罕子宋姓詩必宋之子左傳右師將不利戴氏注樂氏戴族評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賢亦非真賢故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繼轉記曰見孟子咸丘蒙所誦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見難二原注造愁自也孔子

五尚通

評林脫
下也字

評林脫
下也字

評林脫
下也字

評林脫
下也字

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孟子既辯其非孔子之言言於
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增墨子孔丘與其門弟子問坐曰夫
舜見瞽瞍就焉此時天下岌岌乎就慨同楚葉汙明慨焉吳注
不安負莊子許由曰殆哉岌岌乎天下顛闔
曰殆哉岌岌乎仲尼趙岐云岌岌不安負
 而有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旧刊脫父之
 所以欲其有旧刊作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
 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
 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必
為臣所奪也為父為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
君間並插之字看耳豈得利哉焉置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

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臣不願執退而不為家受
治產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曰夫進不臣君退不
 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
 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增殺之放父
 殺弟不可謂仁此戰國安傳侯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
 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或曰信是舜出則臣其君人則臣
 其父妾其母妾猶云婢使也費誓臣妾通逃孔傳男曰臣女
尚云太上未建上皇之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
號故戰國有此誣論

絕嗣而外矯於君矯直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指關龍逢流於
 川谷不避踏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吳子晉類偏而
 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是者當世之所為通烈士者雖
 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莊子列臣以
 為恬淡無用之教也無實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
 出於無用者數術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
 君養親原脫此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
 忠信法術原脫此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
 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徐鉉曰競二
 競取父之家也非孝子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

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主財以養子孫
 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厚
 字恐是誹謗其君者也山云荀子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非
 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刊知上補入字看旧而非其君者天下賢
 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功闕
 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
 史記始皇廿六年今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注云
 黔亦鷲黑也鳳卿案始皇十四年韓非入秦遇害而黔首之
 名立在此非以後十餘年則此篇為後人贗作無疑猶昔子載西施之類並其破綻愧容蠢愚原旧注
 見說林上愧容蓋無心不曉事之良如慎密之密禮記哀公
 曰寡人蠢愚冥煩蠢蠢焉誤山云呂子審分夫說以智通而故
 實以愚愧靈樞本神志意愧乱智慮去身音釋曰愧音悶故

通評一
荀子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訥智慧評林儼薄訥不通也智慧小荀子鄉曲之儼子法方言儼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細察之義之予也淮南王傳為中詞長安徐注訥同候米察也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讓之而不受也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也堯舜是也毀譽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疾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讀危事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舊刊作為量法度賞罰為中人設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為中人設教殆物歟言治之害也天下人平當作上太士謂許由之類之士不可以賞

勸也天下太平當作下天下之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多為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舊刊作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衍侯字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內治國政而制外敵耳

人主舊刊有第五十二字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鳳卿案是

亦實作原

迂評作
今夫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近習大威也舊刊
親也至擅權勢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輕重和典有度篇此二者不
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
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貴威左右大臣互左右擅
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
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舊刊使虎豹失其爪牙
則人必制之矣則不能勝人而為人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
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

制當作
今夫

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發奪之故身死國亡宋君為子罕
為田常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並舉國名謚
此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賢與當途之
臣權不相容也和氏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
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
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營其私也管子兼上下
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
秦策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還讀為環注還反顧也恐誤荀
子不還私不反君亦爾又云比周以環主左右近習朋黨比
又云比周還主注還繞也山云環互作環左右近習朋黨比
周周合以制疏遠臣外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
論裁得其議論以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有術即有術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二十
六

也
臣考稱量

屬數
之屬

因入
字例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
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能蒙久亡之危而進說乎也蒙犯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刊
作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
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
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原注俠客也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將
宦之士原注遊說也焉得無掩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屬屬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必言苟或有聽賢者之論而聽之入因與
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
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類薄疑之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
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正義屬音燭鏹刀于及圓謂屬注通用鏹縷假借注此三子縷毒淬之劍血注一縷則人立歟此評林俱見前
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灰亡之患者主
不察賢智之言而蔽舊刊有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
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
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五十三字

詭曰不此欲後

讀言法度一定
不得而遷易也

詭曰不此欲後

讀善言仁義之言也。售法易法也。

則法不

行法曲斷

讀斷決委曲皆當也

書法

其罪也曰注
其罪如此者

也。多虛行。

宿治者削セ宿原ハ

速也斷
里然後

十里九里
十里百

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讀言任官役使必以納粟出增出猶言買如握粟
出上之出言使富民隨其資力出粟買爵也晁錯

所云入粟縣官得_レ以拜爵得_レ以除罪如此則震增震勵也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蓋本于此云農字誤

原旧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
不可ラ滿也ヲ和註無ニ當說林訓

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
弗能滿也注當猶底也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
是無當也國

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威ヲ智チ謀リ以威ヲ勇ヲ戰ヲ鳳卿曰威ヲ其國無

原本陳本無國
以下十五字

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能者

見者謁于君者有塞與無當相反中庸不變塞焉注塞

此謂以智出治舊刊出治以言去言或曰去言以功與爵者也

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兵

下
恐

朝廷之事小者不_レ言雖小事不敢毀譏

勳干戈而當自來朝廷之事政也效功取官爵雖有辟言辭議不得於不

得以相干也議非在其位是謂以數治數法以力攻者勇戰

也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謂虛言攻出十喪百國好方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難易對文增其能勝其害當依輕

其任而道壞莫增合作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乘兼之人

篇作兼官之責物氏謂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增作明君

負乘本易不得文義明氏大制使人是或云明恐當作辨故莫訟原注怨惡平

使士不兼官故技長原注任用專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原注

賞罰明故此謂易攻讀為衍文鳳卿曰重刑以賞上愛民民

次賞多賞輕刑原注輕上不愛民民不次賞利出一空者賞言

罰出由君原注空音孔隙必利由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隙而由臣空猶言其兵半用利出一空者原注

守管子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調出三

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也又案唐柳芳論氏族事曰管子曰

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

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尊中正立九尺卿有異政家有競

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

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

政煩於上故亡重刑明民遠大而威服人民大制使人

則上利讀言重其刑明喻於民大其行刑重其輕者輕者

不至重者不來皆原注刑重則罪之輕重此謂以刑去刑罪重

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原注刑輕多犯政事生增此謂以刑致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心度 九

刑其國必削

心度

旧刊有第五十四字。據古法，藏于心度，意詭文亦詭。二冒便見主意。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讐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

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無功者以姦受利，蓋民刑勝而民靜，非刑不肅，實愛之本也。

謂嚴刑峻法者，必使民靜寧也。賞繁而姦生，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大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

功，嚴刑則民親法。言安於法也。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

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言服民心於戰也。

禁先其本者，治。或云：禁先倒，厚卿案：禁兵對文。兵戰其心者，勝。戰其心，為上戰其兵，為下。

生刑開脫
故治民者
其字

山世璠曰：蜀馬謖曰：大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兵戰其心，為上；兵戰其兵，為下。

者，強先戰者，勝。大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商君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彊不

能用四者，弱。大國之所以彊者，政也；上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

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明王操賞罰之法，度則上重，國民治。故法

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旧刊首作自，誤增中庸。知風之自謂所由生。夫民之

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必塞。上下之情不通。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

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幾期同

迂評無也字
致

閱猶用也

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因時轉移不膠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越當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彊彊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民以刑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治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治也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好力者謂出其其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游說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

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閉外謂不使敵國謀我塞私而上自恃者

王可致也禁令行於其國施及天下王業成矣

制分原注大得意則八大字

原注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必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

字亦奇譎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

於天下者也十九是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舊刊刑必嚴

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

失事實且夫効力者謂致効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効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

迂評作

刑罰上掌好惡掌司也原注以御民力御治也事實不宜失矣

宜字衍一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

也言惟為善而不知秉法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

宜務分刑賞為急原注分別功罪最急務治國者莫不

有法然而有存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原注不分謂治

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別也原注分別功罪最急務有時日持賞作獨以異為分

并子章云誤以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察明也明獨分也

原注獨斷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言賞須

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

為務善以字倒置與商鞅之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理也關通也通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

者也原注規即下文文關意謂相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

而已原注同里有罪罪必相坐蓋里蓋與關禁尚有連於已

者連連坐必增尚賞省文不告姦理不得恐脫相關闕誤掩

其身不違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字惠曰闕者多

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原注民互相告過者免罪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或云誅如此則姦類發矣發姦不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原注任保也同里相保大治法之

至明者任數原注數也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山云當

作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其地

而弗能^レ圉^レ禁^レ者^ノ通任人而無^レ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閩禦通

任人而無數也レ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ル

談而任法ス凡疇功之循約者難知功之偶不

過形之刑旧刑通用於於暑難

原江貳疑貳也所謂循約難勉者姦
增貳不_二一定_一也

謂_下奸臣過_上度不可測者恐有誤脫

者大根也海保崔曰畸功姦功也則

刑於茲功又失於失根也也則可刑也未見可賞者故
循理不見虛

度情詭守姦根原注虛功難見故功罪難惑則二者得

原注刑也。是以虛亡虛谷之上增立名於內而

爲客於外原注藥根也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善徒

容世世蠶俗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

二當作貳原注功故實有所

原注量稱量之法
也失量失其正也
量之失非法使然也

原注。任慧。即作聰明也。○圓謂法有一定易因慧無常儀難循。故任法則愚智得其所用。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失其先務原注不得其情

白明也。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終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迂評采史記秦策李斯傳子瞻子由二論楊慎疑作附錄陳明卿

本趙如源本因之今刪去李斯督責之術條移二蘇楊慎論於總評中新增徐師曾參定說難孔鮒答武臣辯王應麟解證桓譚新論葛稚川等言以備參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瑯儀甫纂述

韓非傳

史記○原本兼收舊注煩重多誤謬今為刪落更取古文折義史記論文評語間或下箋注以警初學得知古文步驟而參說難篇異同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謂申商之學漢是錯傳學申商刑名

於張恢刑形古通主道篇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楊權篇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是也定法篇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著解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語詳末局

而善著書

論文應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死于李斯先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安韓王不能用

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傳作勢持勢字

儲說契操契也見外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

論文五句友舉浮滛之蠹蠹五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論文述

意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尚虛名卑

術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論文即上意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論文應著書欲

孤憤等序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

自脫論文未出說難先說難曰凡說之難論摩非吾知之有

以說之難也折義知事情之當否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以自主故猶非難論文劈頭出三比先作一掉迂評緊舉

二難作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折義所說

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論文此所說出於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折義見我折節求賢止遇卑陋賤辱之士此不可以所說出

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折義見彼無心於世務而迂濶不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折義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其

難與言在今日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此二種更

不易得可發一歎論文三比應前三比而末比則兼兩義法

此之不可不知也折義結上文論文大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得着的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折義

而暴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人以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折義交淺言深不夫貴人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嫌於彼顯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他故論文他作也故字屬下誤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

嫌於破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謂

遂事不諫類折義勸阻大拂人意所以取怨○已上身危六

段即下文所云是者為戮之意論文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或

長或短或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己折義論卑賤之長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折義論卑賤之長論其所愛則以

為借資折義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陰賈官爵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折義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折義

略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折義厭其過詳鳳卿曰不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折義鄙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折義

病其過繼○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薄者見疑之意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折義又總結其難論文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折義飾難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

說之心而分折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彼自知

其計折義智同論文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

敵怒之折義有敵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

概所以平斗斛猶俗言兜頭一蓋也○三句皆云飾敬滅醜

心邪徐廣曰一作慨音同索隱曰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

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折義併所同者有與同失者則飾

其無失也折義併所同者亦滅其所醜五句又進大忠無

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折義起乃後申折義其辨知焉此所

以親近不疑折義如此始得入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辨

之難以有所知知盡之難也折義謂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

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折義飾其身謂取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折義

即曠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

篇首橫佚能盡句來言非敢能盡之難必得其所以當盡之

時為難也論文以上俱交淺言深所以蒙禍此則交伊尹為

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折義于作於必聽於上之

求之之意與而自已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折義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

尹百里奚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意論文下有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折義進說而起入証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
 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折義言子言其親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亡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折義
 進說而犯人之證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折義此段證上文不知所說
 所以自處論文連出三喻恐排此難看故大段言進說者當知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
 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母之故而犯刑罪禮注故謂疾也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鳳卿曰念當作食折義
 進說而遇所愛之士此

有惡見

其證一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
 嘗食我以其餘桃折義無其字進說而遇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文又自作一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折義此段證上
 段言遊說者之功罪於人主之愛憎必察其愛者而後盡其
 辨知不然鮮不取罪論文此總收上三喻繳束通篇意義已
 盡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
 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論文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末又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論文偏不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折義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

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人主之心則求合難第三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相投則見信難第四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人主之得諱人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庖廚蒙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及關其思不善處短明要合之難為二難三段實證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為四段實證末段以龍為喻嬰麟是或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徒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其然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鬪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李斯曰此韓非之所恨坊註紕繆相沿誤人不得指出正之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論文應韓不用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論文應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弑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

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

恐亦其詐術

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

文論

又帶出

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

公孫弘晁錯輩皆崇申韓之學

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論文激還前不能自脫數語目環照映

太史公曰

本書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論文四論三脚以老子作主仍歸到老子結

參定說難

文體明辨曰說難有兩篇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足而文煩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

本參定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而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而以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則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顯有所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其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也。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多言。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博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其心有高而實不能及。則為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辨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主。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庖虜而可以振世此非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父爭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不備。鄰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

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姚賈譖殺韓非

四國爲一。燕趙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盡靡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姚本國策
史記注引
並知作

下君上悉
廉其字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劉本舞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

管庸即
醜備不
字衍其
恐北誤

曾南豐本
非下有於
字

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
關龍逢紂聽讒而殺其忠臣比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為老婦所逐朝歌之廢屠不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津
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一字無南陽
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
五卒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未而勝於城
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
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策矜功不立虛
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李斯督責之術

李斯曲稱申韓之激論以媚秦二世固不足錄

史記

韓非非聖人辯

孔叢子

鳳卿曰朱元晦云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今讀其書出後人之手無疑然稱韓子曰聖人却知漢魏推用韓子不如後世一槩廢之也故錄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古今人表云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
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後夫
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持
久歷遠遇姦勸善韓子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
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
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
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
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
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
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

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
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
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
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是則世多好
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
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
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
精也

王應麟曰高赫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
者衆說苑曰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寧子曰楚

平王有士曰楚侯晉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座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鵝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鳳卿曰古人紀述之謬後生孱入之誣何啻韓子以一廢百先修所戒我恐後學蹈此轍卒廢洪功荀摘其小瑕捨其百美雖六經尚可議良史如班馬其紀述之謬數蓋有味此旨焉

斥韓子

淮南子

泰族訓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今商鞅之啓塞商子有開塞篇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

賢難

王充論衡

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歷駁古人雖賢聖不避然其許非子如此可味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王充王然其許非子如此可味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溪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是錯既斬而帝乃悔此

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鳳卿曰京房之冤是錯之斬一以

衛身何術之反也世有為比干正成之所為者有為滕房箕子之所為者臣道何倚一塗治亂雖殊今猶古也憂國魚思略血發疽今之比干正成也獻替不容辭職杜門今之滕房箕子也志士之憂國不顧身固其所也若堂谿之規王充之論亦是和泣之一端也不常為世士發也故抱朴子云孫臏思騁其秘畧而司馬則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噫

抑老莊揚申韓

抱朴子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無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士拌瓦鼓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

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

明二柄

抱朴子

二儀不能廢春秋而以成歲天地尚有春秋殺明主不能舍刑德以

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

非懦弱所能用也唯明主善操二柄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檢客所

能辨也項羽印頑失衆心

韓子解詁卷二十一終

天保十四年癸卯九月鐫

發行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同所
須原屋茂兵衛

同所
山城屋佐兵衛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大阪心齋橋通須慶町北入

河内屋勘助

